

中国最好看的故事丛书

奇案神破记

主 编 张翼鹏

副主编 运庆臣 马建洛 尚 钊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最好看的故事丛书

奇案神破记

主 编 张翼鹏

副主编 运庆臣 马建洛 尚 钊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案神破记 / 张翼鹏主编.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3. 3
(中国最好看的故事)
ISBN 978-7-5542-0097-1
I. ①奇… II. ①张…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748 号

出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 0371—65751257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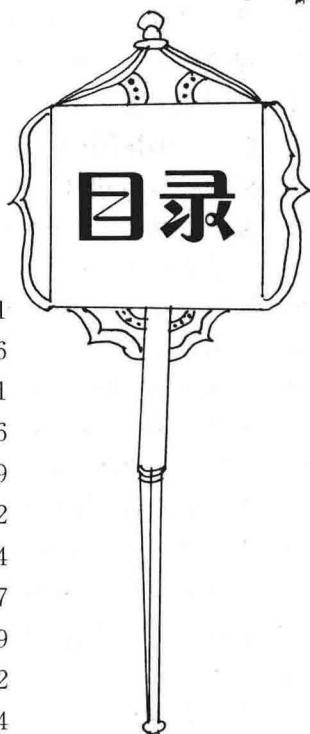
开本: 710mm×101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2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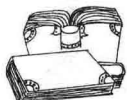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2-0097-1 定价: 2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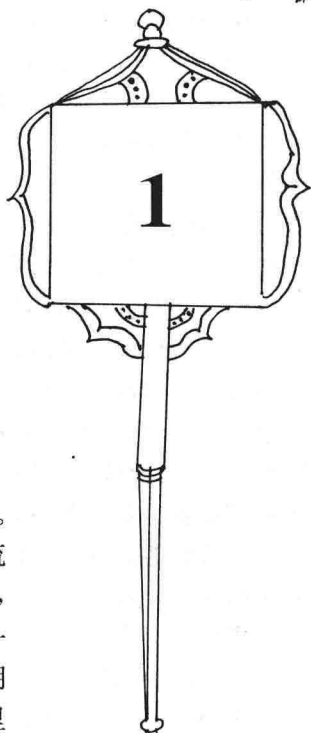


1	房檐中的杀手	1
2	错中错	6
3	阳世阴审	11
4	苏无名识盗查赃	16
5	张行岌计破冤案	19
6	老驴识途	22
7	审信	24
8	捉贼神	27
9	绿衣使者	29
10	黄金变泥土	32
11	泥塑金块	34
12	计断赖账案	37
13	熏香手帕	39
14	山林中的罪恶	41
15	智破截尸案	46
16	刑场翻案	50
17	陌生人是谁	53
18	茉莉花根	58
19	灰阑记	60
20	谁割了牛舌头	66
21	陈州粳米	69
22	狸猫换太子	75
23	井边辨尸	80
24	五龄童智取“雕儿手”	83
25	程御史明察真伪	87
26	府尹明断打鬼案	90
27	蓝姐擒盗	94
28	嗜棋害命	96



奇案神破记

29	劫杀平反	99
30	捉放贼	103
31	一语成大案	106
32	哭声中的疑问	110
33	糊涂县官清知府	113
34	强盗就在船上	118
35	复仇者	120
36	罪在荆花	125
37	湖州卖姜人	129
38	陈叔文遇“鬼”	132
39	芙蓉屏	134
40	流浪儿大义灭亲	137
41	朱元璋乱点“南北榜”	141
42	十五贯	143
43	落叶的启示	148
44	锦衣卫黑手遮青天	152
45	沈鸟儿	156
46	祝知府审狗	159
47	一捧雪	163
48	谢小娥擒盗	167
49	案中案	172
50	一枝梅	175
51	红花场命案	180
52	糊涂官断荒唐案	184
53	一文钱断送两条命	188
54	指挥破盗案	192
55	一语道破机关	195
56	巧断银两案	198
57	二搜严府	201
58	“冲喜”记	205
59	生死牌	208
60	上任第一案	212
61	雷州太守	215
62	屠刀的主人是谁	218
63	一只绣花鞋	224



房檐中的杀手

开 慧

狄仁杰的名字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他是唐朝名臣,曾经出为统帅,入为宰相,名播海内,流芳百世。史书记载,高宗仪凤年间,狄公为大理寺丞,一年之内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没有一个喊冤叫屈的,一时朝野传为美谈。其实早在他担任县、州衙门官员期间,便神机妙算,断狱如神,勘破疑案冤案无数。这里讲的,就是狄公早年担任昌平令尹时审理的一桩奇案。

话说那天狄公刚把一桩杀人越货的案件审理完毕,正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声,许多男男女女揪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后生,由头门喊起,直叫申冤。到了堂前,一齐跪下哭诉起来。那么多人又哭又叫的,根本无法听清是怎么回事,狄公只得命令值日差役问清了谁是原告,留下问话,其余暂且退下。最后,大堂上只留下两个人:一个中年妇女,一个白发老人。

狄公问道:“你两人叫何姓名,有什么冤苦需要申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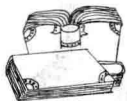
那中年妇女说:“小妇人姓李,娘家王氏。丈夫早年亡故,小妇人含辛茹苦,把独生女黎姑拉扯到十九岁,许配给本地孝廉(古代选拔官员的科目之一,后相当于举人)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前日花轿过门,谁想未满三朝,忽然身死。我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天塌地裂,赶忙前去观看,哪知我女儿浑身青肿,七窍流血,明摆着是他家把她谋害死的。求青天大老爷为我女儿申冤!”说罢放声大哭。

狄公忙命人将她扶起,然后向那老者问道:“你就是华国祥?”

老者点头称是。

狄公道:“结婚本是人生乐事,为何娶媳未满三朝便行谋害?是你们公婆凌虐,还是你管教不严,儿子做出这不法之事?从实供来,本县好前去相验。”

狄公还没说完,华国祥已泪流满面,说:“我乃诗礼之家,岂敢肆行凌虐。儿



奇案神破记

子文俊，从小读书知礼，新婚燕尔，夫妻和谐，怎么会下此毒手？只因前日新婚之夜，儿媳交拜之后，许多亲友都在闹新房，我以为这是大喜之日，不能过于古板。谁知内中一个县学生员，名叫胡作宾，是小儿同窗好友，平日最爱嬉闹，当时看见儿媳有几分姿色，生了妒忌之心，围住儿媳评头论足，闹得最凶。我见夜已深，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开头众人还不肯走，后来有人出来打圆场，叫新娘子饮酒三盅表示讨饶。眼看大家都已同意，独独这胡作宾执意不肯。我无可奈何，便责备了他几句。不想他恼羞成怒，说什么闹新房，皇帝老爷都不禁止，偏你这老古板不知趣，三朝之内定叫你知我的厉害！我原以为他是酒后戏言，为了不伤和气，第二天又特地设宴请酒，谁料他心胸狭窄，一直怀恨在心，不知怎么地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昨晚文俊幸亏没有饮茶，故而未曾同死，媳妇不知何时饮茶，以致服下毒药，不到三更便腹痛如绞。当时合家起身，连忙请医求救，谁料约近四更，已一命呜呼。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这么被胡作宾害死，务求父台申冤！”说着也是痛哭不止。

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问道：“据你们所言，这凶手肯定是胡作宾了。刚才你们扭送的就是他吗？”

华国祥点头。

一声传令，早见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案前跪下。

狄公问道：“你是胡作宾吗？”

下面答道：“生员正是胡作宾。”

狄公喝道：“还亏你自称生员，一个读书知礼的人！华文俊与你同窗好友，为何暗中加害？人命关天，你当初是何动机？如何下毒，从速招来！”

胡作宾拜伏在地，含泪回言：“父台请息雷霆之怒，容生员细禀。前日闹房之事，生员从中取笑，可能是闹得过分了一点。但当时在场的不下三四十人，华国祥摆出一副长辈的面孔，当众呵责于我，弄得生员一时非常尴尬，于是说了句不知轻重的话，叫他三日内防备，这是发窘之时的失态之语，纯属戏言，岂能当真？既然第二天华国祥又设宴相请，即使有点嫌隙，也早已言归于好，岂肯为此干出谋害人命的事来？生员知书达理，岂不知闻法昭彰，疏而不漏，况且家中还有老母妻儿，需要靠我教书度日，我不替自己着想，也要为一家老小想想呀。就算我有妒忌之心，也只会想方设法去谋占她，怎么会将她毒死呢？求父台明察。”

胡作宾说完，跪在他身旁的妇人又是叩头，又是呼冤。原来她是胡作宾的母亲，孀居多年抚养这儿子成人，今因一句戏言而遭此飞来横祸，生怕堂上受苦，因此同来向狄公求情。

狄公听了三方的申诉，心下狐疑不决。暗想：这华李两家，见了儿女身死，自然是情急万分。但说这胡作宾因妒谋害，理由似又不足。听他一番言语，讲得入情入理，多半不像一个谋害人命的人。此事切不可造次，轻信供词。于是决定先



打发两位原告回去，明日本县亲临现场验证。至于胡作宾，既有凶犯嫌疑，暂时先交县学看管，验毕再作处置。

不说胡作宾的母亲如何跌跌撞撞，哭哭啼啼，拖住儿子不肯放手；也不说那新娘的母亲痛女情深，又赶到女婿家哭得死去活来；单说第二天上午，狄公来到华家验尸。他在前厅坐下以后，便把华文俊叫到跟前问道：“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进房之时你妻子是如何模样？随后又何以知道那茶壶里有毒？”

华文俊回道：“当时家中补请众客，客散之后已是二更。我先到父母膝前问过安后，回到房中。那时妻子正坐在床沿上，见我回来，便叫伴姑倒了两盏浓茶。我因酒后已在书房内同父母一同饮过，没有入口。妻子便把那一盏喝了。不料时交三更，我听她隐隐呼痛，初以为受寒腹痛，谁知越痛越紧，叫喊不休，便派人去请医生，到了四更已经魂归地下。后来追本溯源，想到喝过茶，才去将茶壶拿来检查，壶中的茶水已变成赤黑的颜色，岂非有人下毒？”

狄公道：“你再回忆一下，那日胡作宾进房来过吗？”

文俊道：“来过。是午前同大家一起进房的。”

狄公道：“既是午前同大家一起进房的，这茶壶放在何处？他如何背人下毒？”

华文俊语塞。华国祥也不知如何回答。

狄公又道：“请把伴姑叫出，本县有话问她。”

华国祥见他有意代胡作宾辩解，疑心他存心袒护，心中不悦，可又只得从命。

眨眼之间，伴姑已经俯伏在地。狄公道：“你便是伴姑吗？是李府陪嫁过来，还是华家的老仆？”

那人低头禀道：“老奴姓高，自幼蒙李老夫人的恩典，留养在家作为婢女。后来蒙恩嫁与高起为妇，历来夫妻都在李家为仆。小姐本是老奴携带长大，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病故，夫人为了小姐出嫁，见老奴是个旧仆，特命陪伴前来。不料前晚出了这等祸事，小姐身死不明，求老爷将胡作宾拷问。”

既是李家的老仆，断无蓄意加害小姐之理。狄公问：“连日泡茶取水，是否都是你一人照应的？前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

那老仆道：“都是老奴一人照应的。茶是午后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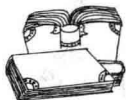
“泡茶之后，你有没有离开过房间？”

“老奴就在吃晚饭时离开过一次，其余时间都在房内。”

“你出来吃饭时，书房里是不是在开酒席？”

“是的。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

讯问完毕，狄公与华国祥走到房内。只见那把茶壶仍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狄公取过一个茶杯，将壶内的茶倒了一杯，果见颜色紫黑，如同那糖水一般，且有一阵阵腥气扑鼻而来。狄公看了一会儿，命人取来一些食物，将茶泼在上



奇案神破记

面，然后喂给狗吃。那狗吃了，霎时间乱咬乱叫，约有一顿饭工夫，便一命呜呼了。狄公命差役将茶壶贴了封标，以免闲人误食。然后走到床前，只见死者口角流血，浑身上下青肿。狄公心想：古来奇案甚多，若要下毒害命，无非是砒霜之类。纵然七窍流血，立时毙命，何以有此腥秽之气？尸身虽然青肿，皮肤却未破烂，而且胸前膨胀如瓜，显然不是一般毒药所致。等到尸体入殓，狄公又把床前地下细细检查了一遍，但见许多血水点子里面带着些黑丝，好像活动的样子。狄公办过多少案子，见过多少尸体，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景。究竟谁是凶手？又是何种毒物？就连断狱如神的狄仁杰，此时此刻也如堕五里雾中……

狄公正在苦思冥想，华家的家人送上一杯茶来。狄公揭开杯盖，只见上面浮着几点黑灰，便问华国祥道：“你家的茶水是外面茶坊内买来的，还是自己家中烧的？”

华国祥答道：“是家中烧的。”

“既是家中烧的，这上面的灰从何而来？”

老家人愣了一下，叩头回答说：“东家的厨房是间老屋，久未修理打扫，一定是屋椽上的灰尘落下来。只怪奴才老眼昏花，没有看见，求老爷饶恕。”

狄公点着头，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转身又问那伴姑：“那天的茶水是你去泡的？”

老仆点头道：“是我去泡的。”

“水也是你烧的吗？”

老仆回道：“本来厨房里有名彩姑的丫头专管烧水。那天午后我去泡茶时，她正好有事走开了。我看见炉子里的水未开，炉火不旺，我性急，就把炉子搬到屋檐下，添上煤炭，把火扇旺，烧了一壶水。”

狄公不再多问，便命老仆立刻带他到厨房去。华国祥也弄不清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只得跟随在后。狄公来到厨房，果然见那房屋破旧不堪，由于长年油烟熏蒸，污垢层积。狄公问老仆那天将火炉搬到哪个檐口，老仆指着一处说：“就在这青石上面。”

狄公朝着她所指点的地方抬头一看，只见有几根椽子已被虫蚁蛀蚀，瓦檐也破损不堪。狄公对老仆说：“水是你烧的，茶是你泡的，你家小姐的死，你是逃脱不了干系的。本该立刻带你回衙拘禁，怎奈看你年老可怜，改罚你在这原处再烧一天开水，以便本县在此与你主人饮茶说话。”

本来，华国祥对这位县太爷不肯严刑拷问胡作宾，早有一肚子不满，如今听到这话，实在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狄公随手端了一张椅子在厨房里坐下，与那些厨子仆妇问长问短，说些闲话，边说边催那老仆加煤添水，使劲扇火。

华国祥已不耐烦，板着一张脸正想拂袖而去，只听见“啪”的一声，也许是火



炉内一股热气直冲而上的缘故，忽然从檐口落下几点碎泥。大家不觉同时抬起头来，只听见屋檐间似有窸窣作响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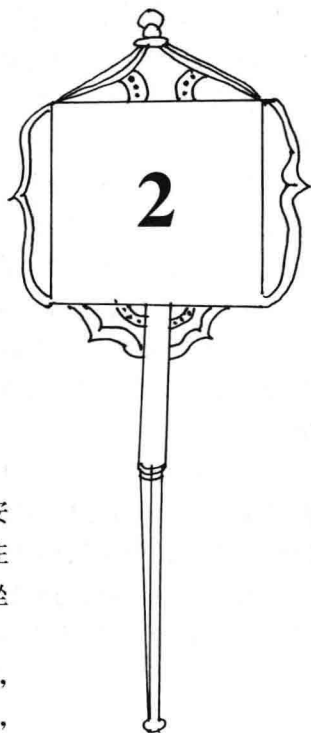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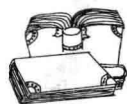
狄公对老仆说：“你且过来，定睛看着，害你小姐性命的毒物马上便能看见了。”

大家都凝神屏气地盯住檐口看着。果不然，只见一条白花花的東西被烟氣熏得微微蠕動，终于伸出一个蛇头，从口中流出一条浓涎来，正好滴入炉中。那蛇头朝四下张望了一下，猛看见底下有许多人，连忙又缩了回去。

狄公转身望着华国祥，只见这位孝廉仍然仰着一张木然的脸，呆呆地盯住那檐口，张开的嘴半天合不拢来。狄公道：“看明白了吗？这就是谋害令媳的凶手。尊处房屋已历久不修，才生出这号毒物。依我看，不如趁此将它拆毁，以免后患。”

华国祥哑口无言，听任狄公指挥。狄公一声令下，众家人一齐动手，寻出钉耙锄头，几下子就把檐口的椽子、瓦片一股脑儿捣将下来。一条足足有三尺长的银环蛇由泥瓦中突然窜出来，还不等它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一把火叉夹住。大伙呐喊着，纷纷围拢上来，早有人提起锄头，朝那蛇头上狠狠一击。那蛇扭动了几下身子，便不再动弹了。

（据清·佚名《则天朝狄公案》改写）



错 中 错

开 慧

狄仁杰自担任昌平县令尹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了许多疑难冤案。这一日他正在后堂批阅往来公文，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赶紧穿了冠带，升坐公堂。

只见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形色仓惶、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地呼冤。狄公即令差役将他带到案前，跪下问明情况。那人道：“小人姓孔，名叫万德，居住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家有房屋数间，开了个客店，数十年来平安无事。昨日近晚，有两个贩丝的湖州客人因到外地办货路过此地，在店中住宿。晚间饮酒谈笑，一夜无事。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谁想到了辰牌时分，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具尸首，正是昨夜在我家投宿的客人，一口咬定是我图财害命、杀人，又把尸体抛在镇口陷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辩，便将这两具尸体拖到小人门前，要我交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就告我一个移尸灭迹之罪！小人因此情急，特来求大老爷申冤。”

狄仁杰边听边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确实不像个行凶的模样。但毕竟是桩人命大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放他回去，立刻下令将地甲叫来对质。

不多时，一个三十余岁、獐头鼠目的人跪到案前说：“小人就是六里墩地甲胡德，向老爷请安。今早见这两人被杀死在镇口，起初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镇上的人都来观看，才认出是昨夜投宿孔家店内的客人。若不是孔万德图财谋命，何以两人都死在镇上？就照孔万德所说，两人动身时天色将明，那时镇上也早该有人行路，如果路遇强人，何以没有一人看见？没有一人听见呼救的声音？”

胡德的话听来也有一定道理。狄公道：“你两人供词各一，待本县相验之后再作定夺。”随即传命仵作，带了差役，直向六里墩而来。



孔家客店门口果然躺着两具尸体，一见便知是刀伤致死。狄公问胡德：“这尸首本来就倒在此地么？”胡德赶忙回禀：“既然孔万德蓄意害人，将两具尸体抛弃在镇口，小人不能牵连别人，所以仍然搬移到他家门口。求太爷明察……”狄公不等他说完，便喝道：“住口，本县先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吃公家饭的，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不管孔万德是否有意害人，你在镇口见了尸体，就应当立即报案，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你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具尸体移到此处？这存心敲诈勒索之罪已显而易见，还有何辞可辩？”说完，即令差役将胡德责打五十刑杖，以示教训。

然后，狄公带着众人来到孔家。孔家共有房屋三进，后进留作自住，前进和中进招待客人。狄公先查看了昨夜那两个客人住过的房间，只见桌上还有残肴酒迹未曾打扫。然后又叫了几个住在店里的旅客一一询问，大家都说昨日那两个客人确是天色将明时出去，夜间并未听见喊叫声音。接着，狄公又到镇口，只见鲜血汪汪冒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询问镇里就近居民，都说直到早晨听到过路的人叫唤才知道出了人命。狄公心想：此案不是孔万德所为，那么又是谁呢？莫非就是地甲胡德……刚这样想着，都头洪亮过来凑在狄公的耳边说：“我刚才查问了地甲的伙计，这孔万德向来吝啬，每到过年过节只肯给几个铜钱，平时想要他挪一文都不行，因此与地甲有仇。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家赌钱，到天亮时欠了一身的债正愁不得脱身，忽然镇上哄闹说出了人命，他访得是在孔家投宿的人，因此起了这个恶念，想吓唬他一下，得他几百两银子还那赌债。”

这样看来，胡德虽然可恶，也没有作案的时间。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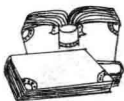
狄公命作作查验尸体。据孔万德说，昨夜那两个住店的客人，一个姓徐，一个姓邵。谁想孔万德低头一看，突然吓得一个跟斗栽倒在地，眼珠儿向上翻滚，口中喃喃地说不出话来。你道怎么回事？原来那两具尸体中，一具确是那个姓徐的客人，另一具却不是姓邵的那人！

“那个姓邵的不过三十岁左右，不留胡须。此死者却满面胡须，年纪不轻，我……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孔万德说。

这也难怪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突然受到诬陷，又眼见两具尸体移到门口，吓得连忙进城报案，哪里还敢去细看那尸体面目。况且这具尸体又倒在姓徐的身下，见姓徐的不错以为另一个也错不了，岂料还有错中错！那胡德也同样被弄得目瞪口呆，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早晨见到这尸体时，便是有胡须的！

狄公也不去深究，一边令人出告示认尸，一边对手下乔泰、马荣说：“此案本县已有眉目，这凶手肯定就是那个姓邵的。只要将此人缉获，此案立时可破。你两人速去探访，缉拿此人。”

几天以后，马荣在一所客店里探听到有个三十岁上下的大汉，推着一辆小车，车上装着两个大包裹，行色仓惶，在一个路口被一辆大车撞翻了。大车上的



奇案神破记

人原以为这大汉一定要大闹一场，却不料他什么话也没说，跳下车忙去将包裹拾起，忙乱之际，散了一个包袱，里面露出许多湖丝。

马荣问清了方向，连日追赶，果然在一个村口追上了那个大汉。不过此时这大汉可没有先前那么好惹，他正在那里破口大骂：“咱老子从南到北从不惧怕何人，损坏你几根稻苗也不值几吊大钱，竟敢约众拦阻。若是好好讲话，老子虽然无钱给你，一包丝货也抵得你们苦上几年！现在既然撒野，就莫怪老子动手了！”说着放下车辆，举起拳头不用几下子，就把那帮人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庄内又有四五十号好汉，各执锄头农具前来报复。哪知他不但不肯逃走，反赶上前去夺了一把铁铲撂倒几人。马荣看他身手不凡，唯恐单枪匹马难以制服他，只得悄悄跟踪到一个名叫双土寨的大镇上，访知他要在那里卖货有几天耽搁，连忙赶回禀报狄公。

狄公听完报告，立即叫来乔泰，随着马荣向着双土寨而来。他们假称是京城缎行的庄客，南下收购蚕丝，径直来到南街的陆永顺老丝行。

和气生财的丝行掌柜满面堆笑地说：“客官来得正巧，新近有个姓赵的湖州客人投在小行，客官先请看一看货，如若合意，便唤赵客人出来当面成交。”说着便邀狄公进内打开丝包细看。狄公发现内中几包有着斑斑点点的紫色污点，心中更是断定这个赵客人即是邵犯无疑，便请掌柜去把他请来当面议价。

不多一会儿，马荣就看见前日在路上推车的那个大汉跨进门来，当时不敢鲁莽，朝着狄公丢了个眼色。狄公会意，只见那人身高八尺，黑漆漆的面庞上两道浓眉，一双虎目，脚蹬薄底靴，身穿短襟窄袖小袄，与其说是个商人，倒不如说更像个绿林好汉。听了掌柜的活，那大汉将狄公上下望了一眼，说道：“我的货卖是要卖，只怕你未必真买。”

狄公一听，心下反吃了一惊，莫非他看出我什么破绽？故作惊讶说：“尊兄何出此言？莫非有意见外？请教尊姓大名？”大汉道：“在下姓赵，名万全。不知大人居何职？来此何干？俺虽是生意中人，这两眼相法从来百不失一。尊公后福方长，正是国家栋梁，现在莫非做哪里一县令丞么？”狄公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呛了半天，突然正色道：“你既知我的来历，应该倾心吐胆道出真言，了结你的案件！”

马荣到了此时，当即跳出了门高声喝道：“狗强盗，作了案想逃走！今日俺家太爷亲自来捉你，还不束手就缚！”

那大汉也不示弱，早已掀开短袄，露出紧身小靠，袖头高卷，一个箭步跃出门外。只见他左手一抬，用猛虎擒羊的架势对准马荣胸口一拳打来。马荣将身子向右边一偏，用了个调虎离山的架式，右手伸出两指在大汉手上一按，往下一沉。赵万全顿觉全膀酥麻，缩回双手。马荣乘机朝他肋下一拳捣去。赵万全一手护定周身，一手向前刁他的手掌，马荣哪里容他得手，随即改了个大鹏展翅，将身一



纵，提起左脚想踢他的左眼，谁知这一来正中赵万全之计，只见他朝下一蹬两手高起，说声“下来吧”，早把马荣的腿兜住，但听“咕咚”一声，摔在地上。

乔泰深恐马荣吃亏，连忙抢上一步，正要动手，忽然从人丛中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高声喊道：“赵三爷住手，都是自家人。”来者是谁？原来是马荣一师传授的绿林兄弟蒋忠。他在这双土寨当个地甲。那么这赵万全又是何许人？

他本是山东沂水县人氏，因幼年父母双亡，跟蒋忠的父亲学得一身本领，所有医卜星相件件皆精。到了十八岁时，父母亡故，到湖州投亲，他姑母把他荐到丝行里做事。双土寨是南北通衢，每年春夏之交，他都要由湖州贩丝来卖。

蒋忠忙问两人何故在此交手。马荣于是就把那命案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并指着狄公道：“这便是俺县主太爷。”蒋忠望着狄公纳头便拜。狄公道：“这案既与壮士说明，还望壮士将这犯人交本县带回审问。”

还不等蒋忠说话，赵万全忙道：“原来是小人受人之愚了。此案实非小人所干，方才马二哥说那凶手姓邵，小人乃是姓赵，这一点便不相合。但是这人现在何处，叫什么名号，小人却甚清楚。大人在此且住一宿，明日我带你们前去捉拿归案。”

赵万全看见众人将信将疑，于是接着道：“这人名叫邵礼怀，是湖州人氏，一向与我来往。每年新蚕上市，他也带着丝货到处跑码头，只要什么地方价好，他就前去卖货。虽无一定地方，总不出山东山西两省。前月我在湖州，他是在我先前动身的，并同一个邻行的徐相公一起走的。日前我在半路上同他对面碰见，只见他一人推着一辆车儿在路上行走，就问他怎么一人在此，徐相公何处去了。他对我大哭不止，说那伙伴在路上暴病身死，费了许多周折方才买棺入殓，现在暂厝在一个地方。就此一来，货误了日期未能卖出不算，自己身边路费花光了，正在为难。我见他说得情真语切，就借了三百两银子给他，他将姓徐的丝货交我代卖，然后就到别处码头售货去了。”

狄公听了此言忙道：“照你这么说，他已远走高飞了，你如何带我们去捉他？”

赵万全说：“大人有所不知，这人有师父，是我同门的师兄，先前以为邵礼怀是个诚实后生，就将女儿给他为妻。谁知过门不久，夫妻不睦，就将妻子气死。后来听说他结识了个有夫之妇，住在附近一带叫做什么蒲萁寨的地方。现在他既犯了这案，我想他准躲到那个地方去了。只要查访出那地方，还怕他逃了？虽说他跟我师兄学了数年棍棒就算有点本事，谅也平常。只要我前去，岂有不获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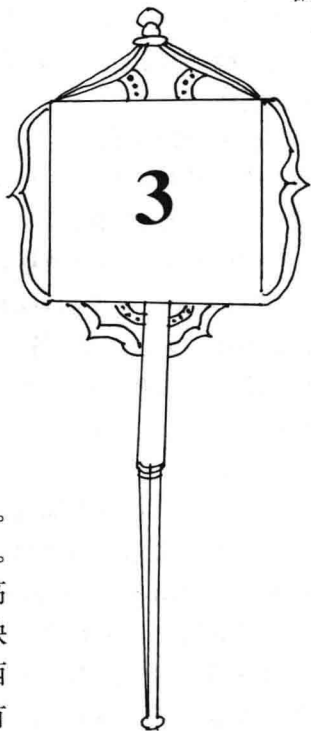
狄公十分欣赏赵壮士的豪侠肚肠。虽然后来又经过了好一番周折，但毕竟还是找到了这个蒲萁寨，捉到了凶手邵礼怀。邵礼怀在人证物证面前供认不讳。原来，自从他结识了那个有夫之妇之后，花费了许多本钱，回乡之后负债累累。正好有个同乡徐光启约他结伴出门做买卖，见他有二三百银两，还有七八百两丝



奇案神破记

货，顿生歹念，想将他杀死，得了钱财好同那妇人去过快乐日子。这日路过六里墩，见那地方行人稀少，当晚投宿在孔家客店，用酒将徐光启灌醉。次日五鼓，徐光启还没有完全清醒，就催着他上路。出了镇口，背后一刀将他砍倒，正准备取他身边银两，突然被一个过路的车夫看见，邵礼怀唯恐他声张，就上前将他也砍死。于是得了他的车辆，推着包裹连忙奔逃。谁知走了两站路程，碰巧遇上了赵万全，又演出了一幕金蝉脱壳之计。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据清·佚名《则天朝狄公案》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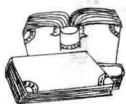
阳世阴审

开 慧

狄仁杰为了体察民情，为民申冤，经常微服亲访。一天，他装扮成一个卖药医生，来到南乡的繁华镇上。在一家当铺门前，铺了一块布，将药草铺列在上面，高声吆喝道：“南来北去休便休，只知喜欢不知愁，世间缺少神仙术，疾病来时不自由。在下姓仁，名下杰，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书精求医理，虽非华佗转世也有扁鹊遗风，无论男女方脉、内外各科、疑难杂症，只要在下面前，就可一望而知对症下药。轻者当场见效，重者三日病除。今因访友到此救世扬名，哪位有病症的前来请教！”

喊说了一会儿，早有许多人围成一个圈子。内有一个中年妇女弯着腰挤在人丛里面，上前说道：“先生这样说，想必老病症也能医了？”狄公道：“是呀。若没有这点本事，如何能东奔西走出此大言？你有何病只管说明，我为你医治。”那妇人指指心口，问他心内之病可能医么？狄公道：“有何不能！你有心病，我有心药。”当即望了一眼，狄公说：“你这病我知道了。见你脸色干黄，青筋外露，此乃肝旺神虚之相。从前受了郁闷，以致日久引动肝气，饮食不调，时常心痛。你可是心痛么？”

那妇人见他说出病源，连忙说道：“先生真是神仙！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先生既然知道，不知可有药医么？”狄公道：“怎么能没有药！你这病既有多多年，你为何不叫你丈夫儿子代你请人医治？”那妇人叹了口气道：“说来伤心，我丈夫死得早，留下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八岁，本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娶了儿媳已有八年。去年五月端阳，他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儿出去看闹龙舟，傍晚回来还是好端端的，谁知晚饭以后忽然腹中疼痛，我以为他是中了暑，叫媳妇服侍他睡下。哪知到了二鼓以后，忽听他大叫一声，随后我媳



奇案神破记

妇就哭喊起来，说他身已死。我婆媳两人顿时如同天塌一般，好不容易东挪西借将他收殓，却只见他双眼如灯珠大小露在外面。可怜我就此伤心日夜痛哭，得了这心痛病。”

狄公听她这么说，心下疑道：“为何临死喊叫？收殓时又为什么两眼露出？莫非其中另有缘故？”于是说道：“照此说来，你的病更厉害了。我这里虽有药可治，但煎药配水大有讲究。除非我到你家中亲自教你煎药，方能根治。”

那妇人见他如此诚恳，就说道：“这样太谢谢先生了。不过有一事要与先生说明，自从我儿子死后，我媳妇苦心守节，轻易不见外人。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午前还在一处，午后就各人回到各人房内。她将房门关紧，凡有外人进来她就吵闹不休。所以我家那些亲戚都知道这个缘故，从没有男人上门，近来连女眷也不来了。先生如去，千万只在堂屋内煎药，煎好之后就请退出去为好。不然她又要同我吵闹。”

狄公听了心中更加疑惑，想道：世上节烈的人也有，但这样过分的却从未听说。男人前来你不同他交谈固然合乎情理，为何连女眷也不许上门？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这就更加可疑，我非得要看个明白。

当下狄公点头答应，就收起药包，跟着那妇人，穿过两三条狭巷，走进一个朝北的矮门。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有六七岁光景，远远地见到妇人前来，高兴地跑来迎接。到了面前，抓着那妇人的衣袖，口中哇哇乱叫，说不出一句话来。狄公刚进门，就看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从下首房内伸出半截身体，倒也有几分姿色，朝狄公望了一眼，“嘭”的一声又将房门关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老不死的，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才清静了几天，今日又要吵闹了，也不知是哪里的晦星！”

狄公也不计较，继续探问：“在下初次到府，还不知府上尊姓。方才这女孩子，谅必是令孙女了？”妇人答道：“我家姓毕，我儿子叫毕顺，可怜他身亡之后只留下这八岁的孩子。”说着将那个女孩拖到面前，不禁两眼流下泪来。“都是家门不幸！本来口齿百般伶俐，就是在他父亲死后不到两月光景，那天早晨起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无论遇到什么事，虽然心里明白，嘴里却说不出。一个好端端的孩子成了废物，岂不是家门不幸么！”狄公问道：“当时她同何人一起睡？莫非有人把她药哑么？如果有人药哑，我倒可以设法为她医治。”还不等那妇人回答，只听她媳妇在房内骂道：“青天白日混说鬼话，骗人钱财骗上门来了？我的女儿终日随我住一起，有谁药她？从古到今只听说人医兽医，还从没见过能医哑子的人！你这老不死的瞎了眼，带这种骗子来医病，儿子死了也不伤心，怕寡媳妇太清静了是不是？”

那妇人听她媳妇叫骂，只是不敢开口。狄公想道：“这个女子必非好人。天下的节妇从来没有不是孝妇，既然以丈夫为重，丈夫的母亲有病岂有不让医治之